



周敏《胡同也有小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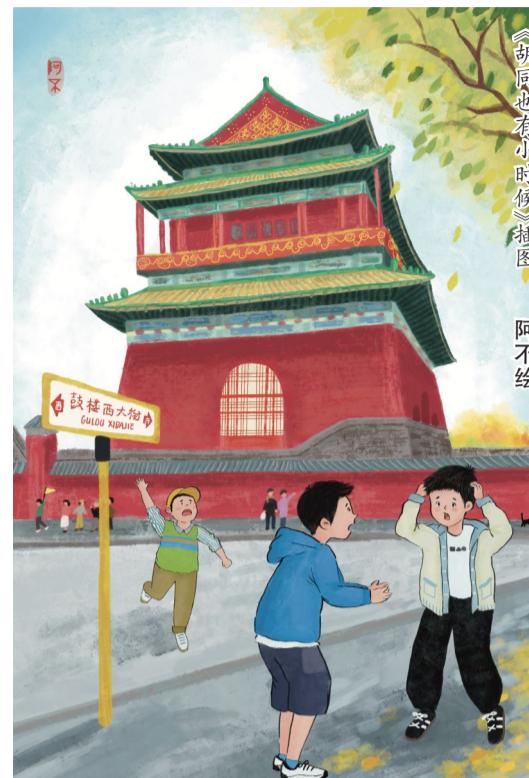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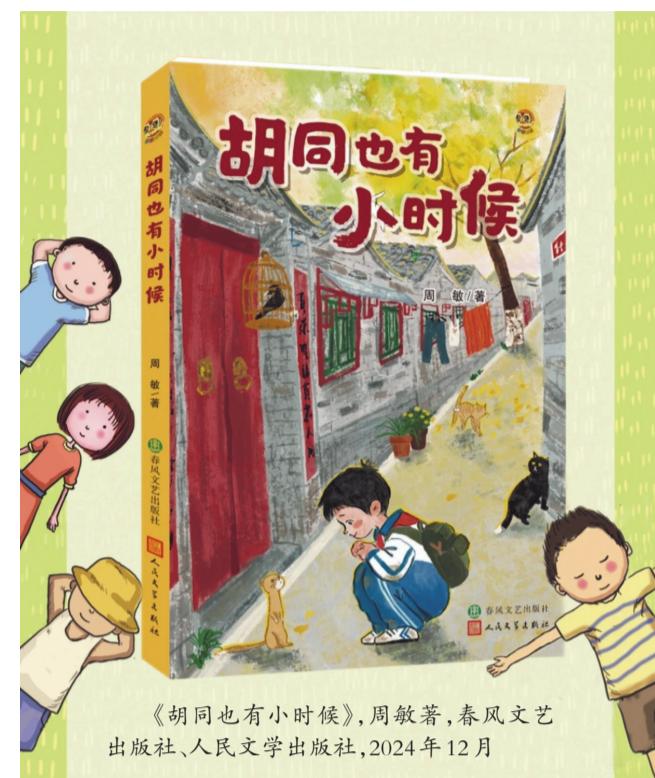
让苍老的胡同充满童趣

□李 洋

《胡同也有小时候》是作家周敏的最新力作。小说的题目别出心裁，同时包含着“空间”与“时间”概念，这预示着周敏将在“空间叙事”和“时间叙事”的交织中讲述故事。北京胡同，这个承载着民族、家国、地方性、记忆等元素的空间，为周敏的讲述搭建了一个巧妙舞台。以少年儿童侯森森为主人公，辅之以名叫阿郎的小黄鼠狼、名叫宝玉的八哥以及一群中学生和老年人，在此上演了一出精彩纷呈的人间喜剧。周敏虽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事，但所有故事都紧贴侯森森的视角和心理活动来讲述。由此，苍老的胡同突然充满童趣，老年人也似乎重新回到了童年，逝去的时光仿佛再次归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小说，既是儿童文学，也属于成人文学。

后海、鸦儿胡同以及周边地区，作为北京的中心地带，既保留了老北京城的风情，又呈现着国际都市的风尚，而这正是侯森森成长的具体背景。但是，正如列斐伏尔的空间叙事理论所揭示的，小说中的“空间”并非单纯的物理空间，并非静止的器皿，更多情况下指的是空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于是，围绕着调皮少年侯森森，周敏精心编织了一个与少年不停互动的关系网络：表哥既是伦理关系中的兄长，又预示着侯森森的未来，更重要的是，表哥的视频制作计划还为小说开辟了另一个重要空间，即网络空间。小说还饶有情趣地写下了侯森森与小动物黄鼠狼阿郎、老母鸡玫瑰、八哥宝玉、黄猫白猫之间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渐次铺开。而对这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空间的描述，周敏准确地向我们展示了她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能力。小说中模样的凶煞的老刀作为侯森森的师傅，既向我们洞开了胡同久远的过去，也预示着侯森森所面对的现实就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借助人物的活动轨迹，各种空间在不停地交错叠加，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如过去和未来所代表的时间概念被周敏置换成了空间概念一样，当不同空间的交错叠加顺着故事移动的时候，空间也就变成了时间。

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笔下忧



参半所描述的北京，胡同也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当周敏把少年的成长故事放在这个胡同中进行讲述，把少年与世界的互动呈现为不同空间之间的互动的时候，依我对儿童文学创作状况的理解，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敏儿童文学写作的成熟，还看到了她的创新与突破。当然，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

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陷入思考。毕竟，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空间，就是侯森森生活的空间。如果我们感觉到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只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其中的某些空间，而这种忽视只会让我们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随波逐流，并最终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

（作者系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

以真实可感的方式重返童年

——读殷健灵散文集《灵灵的八音盒》

□付怡冰

散文集《灵灵的八音盒》是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的一次人生回望，从“旧物”出发，重返童年空间，将童年往事向读者娓娓道来。

灵灵是殷健灵的小名，散文集里列举了陪伴灵灵长大的储藏罐、饭盒、钢笔、手帕、手表、收音机等稀松平常的小物件，也回到公共浴室、公交车、绿皮火车等童年场域。这些来自旧时光的日常物件和空间承载着少女心事，也联结着作者对友情、亲情的无限眷恋。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里写道：“记忆是心灵的废墟，是回忆的杂货铺，应该重新对我们的整个童年进行想象……当遗忘紧紧围住我们时，为了夺取过去，诗人鼓励我们重新想象失去的童年。”《灵灵的八音盒》是一本关于童年的书，它廓清了一个少女成长世界的面貌，印刻着故人、旧物和故地的剪影，以及难以重返的童年时光。

殷健灵是一位有着“诚与真”目光的作家，她的笔触温婉细腻，但丝毫不掩饰。对儿童幽微心理、性别意识等儿童文学写作“暗区”的闯入，显示出作者勇敢无畏的开拓之姿。隐秘的心绪同样在《灵灵的八音盒》里俯拾皆是，如《公共浴室》里对身

体发育的觉察，《缝纫机》里第一次产生的“美的自知”……殷健灵向来擅长细腻地探索少女情感世界，大胆地喊出女性独有的声音，展现女孩成长过程中复杂的心理体验。

童年回忆往往成为作家生命里无法磨灭的印记，促使作家不断“重返”和“重写”，《绿皮火车》里的致远、《铁皮铅笔盒》里的大头，早逝的善良少年和男孩无知的残忍，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作家的多部作品里出现。在散文集《灵灵的八音盒》里，面对同样的素材，除了“物叙事”的角度差异外，作者的笔触也显得更为宽厚从容。这也许来自岁月的沉淀，也来自散文写作时真情实感的溢出。

《灵灵的八音盒》并不是只属于孩子的书，它也是属于成人的。散文集既保留着回忆的温度，又与当下的心绪、成人的领悟交织在一起，叙事语调既有怀旧之感，又有着儿童文学作家对童年叙述独有的熨帖与体己，使得那些老物件拂去时光的旧尘，以更为鲜亮的色泽再现。如《三五牌台钟》中的台钟，就像时光穿梭机，见证着和家人相伴的岁月，也串联起城市的过去与当下。

殷健灵常感慨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人，

出生在上海，却又在南京郊区长大，这种“夹缝生存”使得她的文字既氤氲着上海特有的生活情调，又长出一股野生的劲道。这种“野劲”给了她更为广阔的视野。她对旧物故地的描摹跳脱出海派作家对沪文化的迷恋，而是返回灵魂深处、生命的本质去看待那些旧物件，回忆旧辰光。正如殷健灵在其小说《野芒坡》的后记里所写：“只有当我真正回归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构想中的故事才会长出扎实的根须深入大地。”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童年深藏在我们心中，是精神故乡的载体。相较于小说，《灵灵的八音盒》以一种更为真实可感的方式重返童年，回归自己的精神故乡。

散文集《灵灵的八音盒》和集子里描写的物件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成为作家同代人童年记忆的共同见证。文集之所以取名“八音盒”，因其“传递着浪漫和纯洁、无奈与失去，是情感的凝固、时间的记忆和岁月的见证”。散文既是记录着童年之音的八音盒，也是留下万千斑斓图景的万花筒，它们历久弥新，等待着读者一探究竟，找回属于自己的童年。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动 态

项目启动会暨儿童生态教育研讨会举行

10月12日，由兰州大学文学院、兰州大学青少年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祁连山自然生态系列科普读物”项目启动会暨儿童生态教育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洁、甘肃省文旅厅一级巡视员吕兴来、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陆思东出席会议并致辞。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曹爱辉主持会议。

祁连山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自然生态系列科普读物”项目旨在通过系统化、趣味化、精品化的内容呈现，把祁连山的生态资源及保护实践转化为滋养儿童心灵的精品读本。项目负责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利芳表示，该项目将针对性地解决当前祁连山生态主题儿童出版物分龄体系缺失、科学与文学融合不足等问题，整合学术资源、地方政府资源、出版资源、优质作家资源，共同打造中国原创科普经典品牌，让“祁连科学”变成“孩子听得懂的故事”。

在儿童生态教育研讨环节，来自生态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出版发行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自身专业领域优势，围绕生态文明思想与儿童教育创新路径、数字时代儿童生态教育的使命、产教研融合机制、儿童文学与生态教育体系建设、祁连山生态教育课程与资源开发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教鹤然）

《我，十岁特工》
在天府书展与读者见面

10月19日，由新蕾出版社主办的《我，十岁特工》读者见面会在天府书展举行。这是一部满怀温情的儿童文学作品，小主人公阴差阳错把自己当成“十岁特工”后，凭借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在一次次“冒险”中学会了担当与成长，带领小读者学会在感到孤独时为自己点亮一盏灯，在陌生的环境里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活动现场，作者王甜与孩子和家长们分享了创作背后的故事。她表示，曾经的军旅经历赋予了她坚韧的意志和独特的视角，而创作儿童文学则让她能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孩子们的梦想与好奇心。“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每一位小朋友，你们内心都蕴藏着无限的勇气和智慧，就像书中的小主人公一样，只要敢于想象、勇于探索，就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在互动环节，作家用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小故事，解答孩子们天马行空又充满童真的问题，希望这个故事如同一颗充满力量的种子，把爱国、团结、勇敢与智慧的基因种在孩子们的心田并生根发芽，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插图欣赏



“青蛙弗洛格的成长故事”系列插图，[荷]马克斯·维尔修著/绘，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8月

「中国式童年」的文化肌理与创作脉动
——评李学斌《中国式童年》镜像及文学表达

□方卫平

■评 论

2015年初，我在《中国式童年的艺术表现及其超越》一文中谈到，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复杂性，分化出了中国当代童年生存境况的复杂性。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我们的孩子们已然从一个相对单纯的生长年代进入了另一个充满复杂性和变数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个环境的若干鲜明表征包括：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当代城市和农村儿童生活及其精神面貌的持续影响和重塑，由经济方式变迁导致的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对于传统童年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发展变更中的新媒介文化对儿童产生的日益广泛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协同作用导致的更为复杂的各种当代童年生存问题。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亟须对这些独属于中国童年的新现象和新命题作出回应，或者说，对于当代中国式童年的关注和思考，应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核心艺术话题。这一话题不只是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写什么的问题的思考，也衍生出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的美学课题。

十年来，儿童文学理论界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和探索，李学斌的新著《“中国式童年”镜像及文学表达——童年文化与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研究》（接力出版社，2025年6月），可以说是这种努力、探索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理论拓展和收获。这本书呈现了关于近年受到关注和热议的“中国式童年”命题的系统思考。从时间到空间，从身体到精神，从现实到虚构，从语境到文本，从历史的探寻到未来的建构，“中国式童年”的样貌、内涵、进程、艺术表达及反思等重要话题在其中得到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且彼此映照，互为阐发。如同他在结论中所说，“中国式童年”作为文化对象，“内涵丰赡，结构繁复，样貌芜杂”，其研究的难度和学术上的挑战性可见一斑。

阅读全书十章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儿童文学学者面对这样一个充满难度的对象，如何全面地考察，细致地梳理，锲而不舍地追问，鞭辟入里地剖析。在这部新著中，读者能够获得一种十分鲜活、生动的现场感——不论是新媒介和消费文化的话题，还是时间和空间性的话题，都与当下原创儿童文学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年来，原创儿童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创作现象，包括童年回忆写作、战争题材写作、当代都市与乡村童年书写、童年史呈现等，在这部著作中均得到了综观式的探讨。

此书的另一大特点是将当代原创儿童文学放到童年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我曾在《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一书开篇中说过，童年观和与此相关的童年文化，对一个时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面貌及其文类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与制衡作用。众所周知，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是伴随着现代童年观的产生而逐渐展开的，儿童文学的历史进程也与童年观、童年文化的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儿童文学每一阶段的艺术发展，都与相应时代的童年文化形成了一种童年精神方面的遥相呼应。它既从童年文化中吸收重要的精神滋养，同时也参与塑造着特定时期童年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谈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童年文化始终是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线索和背景。这也是多年来，我一直呼吁儿童文学的创作和批评都要努力突破儿童文学的“小圈子”，走向更大的文学、文化和人类视野的原因。也因此，对这部著作展开的学术意图、研究思路和理论视野，我是十分赞赏的。

记得六七年前，李学斌着手准备这个课题时，我们就曾探讨过相关的一些概念与问题，从童年文化的角度研究儿童文学，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以为，由童年文化反观儿童文学，我们对这一文学样式及艺术特质与可能性的认识，以及与此相伴的创作实践等，才有可能进入或抵达一个更开阔、更深邃的艺术地带。此书从童年文化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既是透过人类的“文化”看儿童的“文学”，也是透过作为人类精神根基的“童年”来看作为社会群体的“儿童”。儿童文学也是童年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那么，它是以何种方式成为这一文化的承载者和建构者，又是以何种方式实践其背后深远重大的文化精神？原创儿童文学特别需要从这样的视角重新梳理、思考当下的艺术问题。

在媒介技术与社会生活都同步经历巨变的时代，对于原创儿童文学艺术未来的关切乃至忧虑，始终潜藏于这部著作里。李学斌既是静居于学院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活跃在创作前沿的儿童文学作家。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的观察、思考与表达，既具有学院派的学术研究深度，也与文学现场的“地气”相贯通。关于“中国式童年”的文学表达，他提出了五个“不平衡”的批评与剖析，包含其关于当下儿童文学写作中亟须认真对待的一些重要命题的深入思索。这些判断带着当下文学现场的鲜活和热度，确实命中了原创儿童文学艺术的核心问题。

[作者系山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浙江）主任]

第六〇九期
儿童文学评论